

出版过400多部科普科幻作品 四川作家刘兴诗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品读

00

5月8日上午,在四川省科普科幻创作理论研讨会举行的同时,还召开了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暨七届四次理事(扩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今年90岁的著名科普作家刘兴诗,被大会授予“四川省科普科幻创作终身成就奖——金牛奖”。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钱丹凝向刘兴诗颁发了绶带。

刘兴诗是一位科研成果丰硕、科普科幻作品丰收的双赢作家。他毕业于北大地质地理系,在过去70年里,他坚持科研和科普并重,实现了科研成果和科普科幻创作成果双丰收。

作为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果树古生态环境学研究员的他,亲历了中国科普事业的阶段性发展,也是新中国科幻风雨征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与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同仁一道,让带有中国色彩的科幻文学发展壮大,一道奠定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基础,见证了中国科幻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二郎山进行地质普查的刘兴诗。



1956年,刘兴诗在北大。

科普科幻作品丰硕
皓首之年开拓新领域

在大会现场,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刘兴诗。对于获得这个荣誉奖项,他表现得淡定,“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现在要把过往的成绩全都忘了,不再写科普科幻,而是开拓新的写作领域。我今年已经90岁了,要从零开始,时间珍贵。”刘兴诗透露,他现在已经想好了三个新的写作方向,“探险小说,动物小说和美感童话。”

在刘兴诗看来,科普和科幻都应该以科学为基础,不能允许伪科学对读者产生误导。写探险小说和动物小说也是如此。当下出现了很多探险小说、动物类小说,很受欢迎。对此,刘兴诗说,“作为地质工作者,更有义务站出来,写这两个类型的小说。”

现在的一些探险小说,是建立在浮光掠影的一次性探险基础上,并没有深入研究——犹如入宝山,空手而还。而地质工作者,到了某个地方,会在地上画很多方格,每一个格子都会走到。而且不只是走到就完了,还要观察描述,要采标本记录,要研究证实。而且,写动物类小说,也需要对野生动物有科学的认识。”

在70余年的野外考察生涯里,刘兴诗的足迹踏遍沙漠、戈壁、洞穴、岩溶、火山,也走过全球范围内冰川、海岸、森林、草原、河流、沼泽等多种复杂的自然环境。此外,刘兴诗说,自己在北大系统地学过动物学,对动物也有很深的认识,“我也有责任写动物小说。”

刘兴诗还计划写童话,“现在童话写得热热闹闹的比较多,销量也很高,但没多大内涵。我想写更有诗意、美感、哲学意味的童话。比如像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那样的童话。这不是我想写,而是我的使命。”



刘兴诗被授予“四川省科普科幻创作终身成就奖——金牛奖”。

近70年笔耕不辍
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

1931年5月8日,刘兴诗出生在武汉。上世纪40年代,他在战乱之中的重庆完成了中学学业。1950年,刘兴诗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他转入地质地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后不久,在北大清华支援兄弟院校建设的时代潮流中,刘兴诗响应号召回到南方,先后在武汉、成都等地任教。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刘兴诗与一批科学家“下海”从事少儿科普和科幻创作事业。自1952年开始科普创作到如今,刘兴诗出版过400多部科普科幻作品。一些作品列入语文教科书、儿童文学教材或一些国家学习中文的教材,有多部作品改编为电影、话剧、歌剧、广播剧。

刘兴诗创作的科普美术片《我的朋友小海豚》获1982年意大利第12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和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初,影响深远。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刘兴诗的创作井喷期,他写下了《美洲来的哥伦布》《陨落的生命微尘》等诸多科幻小说。

刘兴诗的科普作品涉猎广泛、种类丰富,其科普读物、科幻小说和童话作品显示着一位地质学家广博的知识面、优美生动的文笔和立足于扎实细致的自然科学基础上盎然生动的浪漫主义情怀。多次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2011年《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系列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记者 刘可欣

寂寥城堡：
让现实之光照亮历史舞台
——评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

□沈荣均

马平是一位不着急的作家。他的小说有张力,如《草房山》《山谷芬芳》《高腔》,自始至终都是一种从容的开合,构思是,叙述也是,一点也不会予人以阅读的紧张感。他去基层辅导创作,讲小说语言,不紧不急,仿佛一个人在初夏的黄昏徜徉,跟他的行文风格完全能对上号。

缓慢之人,是不是易陷入寂寥?寂寥跟孤独似有语境的些微区别,都是与主体有关的某种单向性情绪,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塞影记》就是这样一部以叙事文本诠释寂寥的长篇,讲述一个人与一群人的百年情史,讲得很热闹,也很寂寥,热闹属于一群人,寂寥则留给了一个人。

按理说,孤独或者寂寥,是很难通过舞台(准确地说是“戏”)来表现的。西方戏剧营造舞台冲突,中国传统戏曲讲究一波三折的程式,两者只是说法不同,从美学的角度讲,所有的意义都是通过“做戏”的经验来达成的。马平的小说,往往都有或多或少的“戏”份,比如《高腔》,再如《塞影记》。寂寥成了这部小说的主基调,不是“塞戏”的主基调。

《塞影记》沿用了作者驾轻就熟的戏曲叙述逻辑:舞台背景、道具和角色。

先说舞台。舞台叫“鸿禔寨”,是以川中宝箴寨为原型的一个城堡,当然仅仅是采纳了建筑群的外壳,主体构思还是马平土生土长的川北嘉陵江一带的生活经验。“鸿禔寨”有八个天井,堂屋、厢房、厨房、粮仓、戏楼、祭堂、经堂、花园,整个“戏班子”日常的饮食起居与审美信仰,都规划在里面,还有石砌的围墙、雕楼、射击孔。

表面上的防御设施,显示《塞影记》作为一场人生大戏,又不完全是孤立于现实人世之外的乌托邦舞台上演的一幕幕折子戏,正是城堡之外,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百年变迁的缩影或断代史。作家的高明之处,正是让舞台(山寨)里面的程式化表演,与外面的鲜活气息同步,可以理解为上世纪四川农村于鸿禔寨的动态投影。

再说舞台场景转换,和几件重要的线索道具。板桥湾,黑松林,红石沟水

库,是几处重要的外景,因为它们的存在,山寨有了历史的纵深感,而非扁平化或者皱褶式的。道具呢,小镜子、手帕、一杆枪、红木箱等,按照剧情的需要,出现在该出现的时空节点——既是人物命运的物证,也是情感线索的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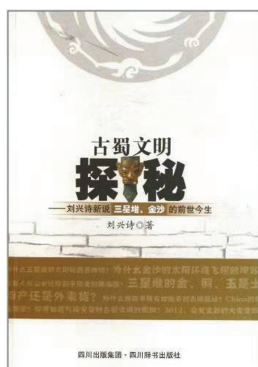
不能忽视那条暗道的存在。作为剧情上下转场的后台,很多关键的幕后人生戏,是由暗道来完成的,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和花絮,可以看作是为了雷高汉的出场而特别营造的私密内情世界。相对明处的山寨,暗道作为另一个舞台——一个人的主演舞台,合理想象地存在,此舞台虽在暗处,却散发着比正面舞台还温暖鲜明的光彩。雷高汉通过暗道救了梅云娥和梅云娥的女儿,后又将梅云娥和丁翠香的灵魂安顿于此,于是暗道似乎又担负了雷高汉和他的两个重要女人的灵魂栖息福地的使命。

最后说角色。主角毫无疑问是小说的第一叙述对象雷高汉,他还有两个名字,“饱饭”和“半饱”。其他都是配角。整场戏似乎主人公都没有能找到对手一道来惊心动魄地“做戏”,而只是在轻重不分的舞台气氛中“跑龙套”。有一个观众——“我”,准确地说是那个舞台的构架者,或者叫故事的虚构者和讲述者,当然更是倾听者、欣赏者和共鸣者。

作为唯一主演的“汉子”注定是寂寥的,作为观众的作者又在虚构与传记之间的那种神秘叙事中,努力呼应着汉子的寂寥,而读者终又被那寂寥的涟漪荡漾了,被那人间大爱真情催化了。

事实上,小说《塞影记》的主要文化元素就是川戏。鸿禔寨的人天生会唱戏,偏戏份最多的雷高汉一个人不会演,只能跑龙套。作为整台戏的主演,雷高汉的人生由多个偶然构成——始终是个误会的存在。出现在那样一个寂寥的舞台,表面上是他个人的人生误会,事实上他和山寨三代男男女女的人生纠结本来就是一场缓慢而坚韧的误会。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跑龙套的,他始终没把自己当个角,也从未真正在台面上入过戏。他始终只是在过自己毫无准备的寂寥人生。



刘兴诗著作。